



所谓先生

皮皮 /



人民文学出版社

皮皮

所谓先生

皮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所谓先生/皮皮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
ISBN 7-02-004637-1

I. 所… II. 皮…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5533 号

责任编辑:唐 俭

责任校对:朱美凤

责任印制:李 博

所 谓 先 生

Suo Wei Xian Sheng

皮 皮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4637-1

定价 17.00 元



我要在一把尘土里 让你看到恐惧

——艾略特

何时，一个男人才能成为男人

我，四十二岁，据说这样年纪的男人很多，希望我跟他们不一样。这不是追求个性，事实恐怕也是这样：我不会骑车，也不坐公共汽车，养了二十五条好心的热带鱼，慢慢就有了鱼的特点。所以别人给我的评价都是“摸不透”、“摸不着”之类的。从外表看，我是个和气宽容的人，这样的男人谁见过很多？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还有个一官半职，还掌握着一点点小权力。

有一天我老婆会发现，像我这样有点小权的男人，已经不和气，已经不宽容。

我先介绍我和我的周围，这样对你有好处，进入故事之前你可以对我的周边有个大概的了解，就像了解城市先了解它的郊区一样；这样对我也好，至少在你面前我看上去还是可靠的，是想说心里话的，是不打算用别人的故事骗你的。当然看完小说之后，仍然存在这种可能，你无论如何都觉得受骗了，那你就把我的心里话全当废话吧，像我老婆那样。

我和我老婆没有孩子，这是她常常在我面前恶声恶气说话

的原因,也许是原因之一。要知道,天底下女人最容易找到的东西就是对男人不满意的原因。在我老婆用各种语气(敌视、挖苦、讽刺、嘲笑等等)表达对我不满的时候,我就像鱼那样闭着嘴。我终于让她明白:她对我的不满跟我无关,她怎么表达我都不会改变,因为我对她也非常不满,可我从不唠叨。

有两次,她虚伪地夹起尾巴,把她的悲伤和期望搅和了一下,差不多是温柔地对我说:

“人家说这个能治,我们也试试吧?”她说的是我的不育症。

“算了吧。”我也和气地说。

“为什么?”她大声责问,忘了刚才的温柔。

我说你可以离婚但别问我为什么。那以后她没离婚也不问我为什么了,我也就此感到满意,过日子不就这么回事嘛!

女人也是这么回事,你吓唬她,她就怕你,不然你就得永远怕她。当然,如果你不幸属于另一类男人,那么这规则就不适合你。这类男人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打死你。即使这样,他们也可能在这话的尾音里挨上一个耳光。

他们一辈子里挨过的耳光可能都是由女性送过来的,女人是他们的天敌。

不育,是我的另一个特点,一个不让女人怀孕的男人而已。如果上帝捏造我的时候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成为不育的男人,可能我会问问他老人家想把我扔到什么地方,如果他说中国,你说我还能说别的吗?!上帝每天都得做几个不育的男人,而我又想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一拍即合。有位老作家说,只有两件事可以使人口增加——照镜子和交媾。这两件事我都好久没做了。



今天以前,我是一个县城的副县长,主管文教。现在,我步行去新岗位,一个文化研究所的所长。

我看着大街上的景象,漂漂亮亮的小汽车排着队往前挪,整个大街像一个巨大的停车场。空气中混合着汽油的味道,五十年后,汽油会不会成为一种香水的成分?如果以后的香水闻起来跟汽油似的,肯定会有人跳起来赞美:香水,这古老而庸俗的行业终于迎来了一个小革命。

可惜,五十年后的事总是让我激动不起来,所以我爱看热闹。那些有车族抱怨堵车,对我来说就像女人穿高跟鞋抱怨脚疼一样,能给我心中带来阵阵窃喜。以前关于这个,我还爱说说风凉话,后来偶尔听见有车族讽刺这样的人,说得也很犀利,我就把讽刺改成窃喜了。他们说:

“穷酸是必须制止的倾向,你可以酸,如果你不穷的话;你也可以穷,但绝不能酸。穷和酸弄一块儿了,就是文化的大敌。”

我加快了脚步,奔向我的新岗位,就像奔向文化的海洋。

一个只研究文化艺术的地方,会是怎样的?

一缕带我登场的长发

带着这样的悬念,我来到了研究所的跟前。

研究所的全称是××文化艺术综合研究所,这牌子让人想起那种什么病都治的补药,可惜我不知道它们都叫什么。

一进门的前厅空着,收发室在走廊口上的第一个房间,我经过时通过玻璃窗往里看一眼,没人。走廊尽头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门口挂了两块牌子:

论丛编辑部

会议室

我知道研究所的大事都发生在这儿。

我从门口看见,里面有三个男人在聊天,其中两个人看见了我,但都没打招呼,好像经常有人这样从外往里看,他们对此已经烦了。

我走到一个角落,打开随身带的一份报纸,遮住自己。他们继续聊着,从始至终我叫他们男人一、男人二、男人三,名字对谁都不重要,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

男人一说:

“昨天我看了一条新闻,有一个老师提出了关于月球形成的新理论,说月球不过是地球在某个时间甩出去的一块石头。可惜那些月球专家都不认可这一说法,所以弄得那老师特孤独。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高处真是不胜寒。”

男人二说:

“地球真是很潇洒,连想都没想就把月球甩出去了,那自己还剩什么了?”

男人三说:

“下次中国人登月,肯定会劝月球回归,就像港澳回归大陆一样。”

我听他们说话,心里有的感觉到现在我也描写不出来,真是很抱歉,也许只有鲁迅能把他们说话时的那种状态以及那状态下产生的气氛传达出来。我不是为自己开脱,这么多年的确也没再出现鲁迅这样的人。

我依旧拿着我的报纸,又有人陆续走进来,他们不看我的时



候我就看他们，有人注意我时，我就看报纸。一个多年来我见过的最瘦的女人坐到了我的旁边。她也只是看了我一眼，没打招呼。她枯瘦的身体让我想到防火。后来的工作中，我和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叫邓远，一个好听的女人名字。

“哎，哎，今天我可是真的给吓着了。”一个年轻姑娘说着走了进来，她伸着一只手，朝我身边的邓远快速滑行过来。我发现她只想让邓远听她到底是怎么给吓着了，所以声音不高，也没过分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你总是给吓着。”从邓远老大姐一样的语气中，我猜测她们关系不错。

“哎，你听我说。今天我刚从我妈家出来，碰见一个男的，他从我对面走过来，什么都挺正常的，穿着上衣也穿着裤子，但把我吓坏了。”

“哎，我说黑丽，你今天没发烧吧？”

黑丽长着一张鸟脸，尖尖的下颚，高高的颧骨，细长的眼睛，多少有些神经质的表情，使她看上去像一个机敏的小动物。

“我从来都不发烧，你听我说！哎，你从正面看那个男的，什么都看不出来。可是他突然弯腰系鞋带儿，我的天，我都看傻了。”黑丽又留了一个悬念，终于引起了邓远的兴趣。

“他一低头，头顶上的一缕薄薄的头发就慢慢地滑了下来，滑到了一边儿，你知道吗，那缕头发就是从那边儿长出来的。那缕头发就飘起来了，我看见他那特亮的秃顶。”

“好多男人都留这样的发型。”

“我知道他们留这样的发型，可我从没见过那缕头发飘下来。真的，你打死我，我也想不到，那头发飘下来会是那样。”黑丽说得无比诚恳。

“听说,这样的男人性欲极强。”这话是邓远附在黑丽耳朵上说的,但也让我听见了,对我来说,这句话很重要。

我用报纸挡上自己,并且发誓,即使我的鞋底掉了,我也不会低头去管它,至少现在不,不!

有多少男人有这样的发型?没人统计过,因为它既不给社会带来好处,也不带来坏处,属于不影响任何人任何事的私人生活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我头上的那缕跟黑丽描绘的差不多一样的长发,引着我登上了研究所的舞台。

武打开始前的几个文雅瞬间

如果你坐在那儿没什么事情干,就像我现在这样,用报纸挡着自己,等着开会,或者等着电影开演;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自我卖弄的人,你就会看见好多好玩的事情。

当戏剧室的鲁先生和舞蹈室的吴女士一起走进来的时候,他们盯着我看了一阵,好像我是他们曾经见过的某个凶手。我只好再一次用报纸挡住自己,尽管我知道,即使我是他们曾经见过的凶手,他们也没胆量告发我,胆小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鲁先生说,他昨天看了一本书发现了一个新观点,说每个男人的一生中都想骗一个姑娘或者必须骗一个姑娘。

“这叫什么新观点,骗姑娘是男人的天性。”吴女士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好像她是上帝派来专门让鲁先生不高兴的女人。

她虽然年近五十,但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就连我这个不喜欢她的人也得承认。

鲁先生很委屈地说:



“把天性第一次说出来也算是新观点吧？”

吴女士不客气地提醒鲁先生：

“如果别人一次也不说你是人，你就不是人了？”

鲁先生最后小声说，他好像前辈子就得罪过吴女士。可吴女士却走到男人一二三那边去了。

他们之间发生的小故事，以后你会读到，我一定记着写。

其实我还是爱听那三个男人的聊天。他们又换了一个话题：改革。

男人一说：

“要改革了，把现在的每周上一次班改成每周上两次。”

男人三说，这叫什么改革。

男人二立刻问：

“多给钱吗？”

男人一摇摇头。男人三马上生气，认为这不是改革。他说：

“改革都是先给一点甜头：比如医药费不报销了，但每年要给你千把块钱的；房费涨价要先给补贴的。这么多年我身心都习惯了，一听说改革，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

男人二说：

“钱是多给了，可还是不够花。”

男人三说：

“这是肯定的，但这属于党和国家和我自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许我命中注定就是穷人。”

男人一问：

“那你怎么办啊？”

男人三说：

“等着下一次改革。改革是这样的，既然开了头，就得改下去。”

男人二说男人三挺有信仰的。男人一说这就叫“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有希冀”。男人一还接着告诉他们，这句诗是那个叫汉人的马原写的，那家伙是他的同学。

“哎呀，哎哟，哎哎哎……”男人三和男人二乐完蛋了，那慢慢弯下去的腰好像一辈子都不会再直起来了。

“那个叫汉人的马原！……”

冷汗前奏曲

研究所现任所长张道福进来了。一想到他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前任，就觉得他很亲切。他是一个看上去胖而软的男人，但是脾气不小。他经常让我想起邓远，如果我像他这么软而胖，如果她不反对，我会拥抱她一下，不带任何欲念和邪念，只是让她感受一下肉的柔软和温和。

张道福坐到他的固定位置上以后，男人三也坐到了我的旁边。他问我：

“你等人吧？”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所长还没介绍我呢。

“一看你就了解我们所，今天谁都来，等谁都能等着。”男人三说。

张道福终于看见了我，对我点点头，我也小心地点点头，希望他能像我们商量好的那样先正常开会，然后再介绍我，让我对研究所多一点感性上的认识。

张道福说：

“都来齐了吧，现在开会。几件事，咱们一件一件来，先说分房的事。我现在把暂定的分房名单念一下。”

屋子里的人都安静下来，看上去每个人都有极好的教养。在这个瞬间里，我对我将要领导的研究所充满了希望。

在张道福念分房名单时，有一只鸟落到了敞开的窗台上。它旁若无人地朝屋里看看，和竖起耳朵听分房名单的人比起来，鸟立刻显露了一种人才该有的气质：即使我什么都没有，最终也得不到什么，我还是超然。名单念完了，鸟也飞走了，我一个名字都没听见，我在想鸟的一生，拥有的那么少，甚至比一个穷人所有的还少，而且，在飞行中它们还有随时被击中的危险。可它们还是能优美地飞，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把思绪从鸟的身上收回来，考虑着被作为新所长介绍时，怎样站起来，怎样向大家点头，怎样控制着点头的幅度。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愿意让黑丽和邓远现在就认出我的发型，让我也有的那缕薄薄的长发现在就飘下来。

门被粗暴地推开了：于奎站在门口。他，六十多岁，男。

“我不是偷听！”于奎的一根手指指着张道福，“我是站在门口听完名单的，但这不是偷听！是你逼我进来的，因为分房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于奎是个爱用虚词的男人，在他的指责下，张道福像一个三流的反面演员那样慢慢靠到椅背上，用夸张得近乎温柔的语调轻声说：

“这次分房不包括离退的，请你出去。”

“姓张的，你少跟我打官腔！你明知道我那套房子带笼头下来的，装什么蒜！”

“你姓什么？”张道福突然提高声音问。

“姓于！”于奎话刚出口就后悔了，他恨自己让张道福给耍了一下。

“姓于的，请你出去。只要我还是一天所长，你就别想分到房子，出去！”张道福又像话剧演员那样厉声说道。后来我听说张道福在六十年代是专演工人的好话剧演员。

“我是得出去，但不是现在，现在我得给你扒扒画皮！”没听说于奎也是演员出身，但他演得也不错。

我同情地看着我的前任，他的目光却不与任何人做交流，他好像在望着另一个世界。女人们开始低声议论，男人们用各式各样的鼻息表示蔑视，对姓于的或者姓张的。好像这事落到他们身上就会表现出另外的样子。

“我们的这位张所长不过是副处级，却把自己当成了处级以上的干部，居然让所里给他报销他家里的电话费。难道你打出的每一个电话都是打给我们革命群众的吗？都是打给局领导的吗？都是打给文化部的吗？”

寂静。

“不是！当然不是！那凭什么报销！”于奎大声喝问！

笑声，稀稀落落。

“还有！张所长去南京开会，居然用公款给自己买了一个推拉式的旅行包！不过几百块而已，你是不是还想让我们所里养活你啊？”

笑声和比笑少些的唏嘘声。

“上个月六号，所里让老雷回来研究年鉴的事，来回的打车费是二十元，可我们的张所长却在财会那儿报销了二十四元！空白的出租车票是可以随便填的，但你能对这四块钱做出合理的解释吗？”



“我，我，我……老雷当时没烟了，我给他买烟花了四块钱，难道这还算我的不成？”张道福终于急了，于是也失去了六十年代演员的风度。

“当然不应该算你的。但是我敢肯定，在你把那盒烟递给老雷时，也没有说这是所里给老雷买的烟。他领的是你张所长的人情，这叫什么？”

“我操。”张道福气得说不出别的。

“大家都听见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文化水平！”

张道福突然站了起来，一身软肉仿佛听到了战斗的号角，立刻集中成了肌肉。张道福灵巧迅速有力地冲向于奎。他一手推着于奎，一手拉门，一眨眼一使劲，于奎就像从没进来过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张所长脸色同样铁青着走回座位。途中他的一只手配合着一个大幅度的甩头动作，把刚才撕扯中落下的一绺头发擦了上去。那是一缕和秃顶男人不同的头发。大家都很安静，肯定以为于奎摔在地上死了。张道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不安渐渐地爬上了他的脸。如果再有一分钟还没有声音传过来，他会站起来，走出门去看看究竟。

“啊——”

前不久《收获》发表了一个长篇小说叫《怀念狼》。那有名的贾平凹在小说里至少描写过几十次狼叫，各种情绪下的狼叫，我读了之后，一直都没在想象中把他的描写变成真正狼的叫声，尽管我喜欢一切描写声音的文字。可能是狼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但是，于奎的这声大叫清除了我头脑中的障碍，把各种狼叫，从我身体的四面八方引出来，弄得我眼前一片漆黑。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于奎活着,而且与狼无关。

“姓张的,你敢打我!你敢在全所职工面前打我!我告诉你,我不会让局里管这事的,因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因为你有好关系!但是,我告诉你……”

声音中断了,我看见那挥赶不去的无奈又回到张道福的脸上。

“我告诉你,我的三个儿子会让你的下半生在出冷汗中度过!我说到做到!姓张的,你的噩梦现在开始了!”

这就是我即将要领导的研究所给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当张道福终于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我只是站起来,做了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点头动作,但是黑丽还是惊讶地捂上了嘴。

她现在已经能从人群中认出所有跟我发型一样的男人,不管他们是轻轻地点头,还是大幅度地弯腰系鞋带,还是既不点头也不弯腰系鞋带,只是正常地走在风中……

黑丽认出了我的发型。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再说一遍,我也是用一缕长发遮住秃顶的男人,像你在大街上看见的一样,像你在商店里看见的一样。

即使你不喜欢这样的发型,我还是无辜的。我不是为了故意气你才这么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像没多想我就把那缕长头发留了起来。在听黑丽说之前,我从不了解,这样的发型会吓着某些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

什么样的发型会讨年轻女人喜欢?现在我很知道了。



我爱你家

一个人的归宿是在他自己的村庄
他自己的炉火，他妻子的烹调
落日时，端坐在自家门前
看看他的孙子，他邻居的孙子
在尘土中一起游戏

——艾略特

家，是各式各样的。假如我一不留神说，我爱你家，请原谅，请别当真。我知道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

我家的房门挨着厨房。每次我用钥匙打开房门，都忍不住往厨房看一眼，如果我老婆在那儿，我每一次迎上的目光都是质询的，仿佛在说：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即使我在县里偶尔才回家的时候，她也是这样。

人有很多到死也搞不明白的事情，几年来我一直没搞明白的就是，我为什么总是往厨房里看，看完后悔，后悔以后还是往里看。

听说，女人做出过分的事，都是男人害的，是迫不得已。一这么听说之后，我对她不友好的目光就变得无所谓了。自从我拒绝和她一起为了不育去看医生，她就再没对我发出过微笑。慢慢地我都习惯了。可是，今天我没迎到她的冷漠的目光，突然想：

“要是有一天，她忽然不这么看我，反而给我一个微笑，我该

怎么办？”

我从不觉得自己缺少过微笑，尽管没什么人经常对我发出微笑。如果我不在意，微笑和蔑视对我来说就没什么不同。

我祈求老天，别总是在我这儿打破习惯，让我老婆这样对我挺好的，我不抱怨，因为没用。

我老婆在卫生间里，我当然也不会像少了一道菜那样为了少了这样一道目光而失落。我回到我自己的屋子，把那盘我听了无数次的《安魂曲》放进我很廉价的音响里。音乐响起来之后，我去卫生间洗手。

“你在干吗？”我问她，因为她撅着大屁股久久地摆弄着浴盆的水龙头。有我老婆这么大屁股的中国女人不多，有这么大屁股却不性感的女人更少。有很多次，我站在她后面，尤其是她撅着屁股的时候，我都很冲动。但她一转身，我就完蛋了。她长得不难看，但她的脸有一种类似干粉灭火器里面的成分，能立刻把我对她的欲望或者说是对她大屁股的欲望杀死。这也是很神奇的事，属于我到死也弄不明白的那种。

“你说我在干吗，你没听说吗，水要涨价了。每户四吨水，以外的都是议价，贵得要死，你没听说吗？”

我看见水龙头在往浴盆里滴水。

“你别看这么慢，滴到睡觉前就能洗个澡了，我买了一个‘热得快’，可以直接在浴盆里加温。”她指着滴水的龙头说。

我告诉她我不明白好处在哪儿。

“这么滴水水表不走字儿。”她说。

“水涨价是让人省水不是让人省钱。”我说。

“干吗非得我省水，浪费水的人到处都是，工地常流水的，大马路上洗汽车的，谁管了？”我老婆说得理直气壮，她是老师，理